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六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東里續集卷六

明 楊士奇 撰

序

送貴州按察使胡士璉先生致事詩序

士誠志于道凡存諸心見諸行皆天理之公而不累於外物惟其皆天理之公故為子得乎親為臣得乎君處朋友而朋友信治民而民服表物而物化惟其不累於外物故富貴貧賤憂患之來一無足以動其中無所往

而弗得焉古之君子達乎道皆能於此後之欲學古人亦必造乎此而後可以為君子觀於清江胡士璉先生其今之君子者歟先生家於儒平居素守不求一毫於義命之外入仕至今四十六七年歷州郡長外憲驅馳萬里邉徼跋涉歲月夷險一心泊焉休焉所至其士服之其民戴之未知由於善者化之聖賢論感人之道誠而已先生其有誠者歟聖明在上樂得老成重厚端潔之士天官卿雅知先生將奏而進用之先生春秋時七

十餘以老病固辭遂命致仕歸先生悠然川泳雲飛之意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先生之謂哉於是朝之學士大夫相率分題賦詩送之而太子少保金公屬余言弁簡端嗟乎余愧先生多矣尚奚言嘗聞玉之所藏其山川草木咸被光潤清江碧嶂之間將必有占光氣之復還者乎吾又以為其鄉之人之賀也詩凡若干篇

贈周用珍詩序

余初至北京解翰林之職為春坊公務甚簡所居城西

僻遠隘巷中達官貴人車輪馬跡之所不及每朝退閉戶靜處不與俗接其意氣放曠翛然如林野人而清尚之士無所慕乎外者時過余譚論久之余亦欣然不厭也吳中周用珍時以善書授官選在中秘所居城東距余十里而稍暇輒見過用珍閭踈恭慎有務尚之志其言依於禮其才蓋適於用尤善説醫理娓娓有造詣余與用珍言灑然相得也仁宗皇帝既嗣位余復入翰林至于今職務日殷旦暮在公雖於用珍居舍益邇而晤

聚益疎矣用珍父母俱在喜其子之效用於時也然用珍念其親南北相隔數千里定省曠遠不能以朝夕寧也一日請於朝歸省焉太子少傅建安楊先生少保臨江金先生及縉紳君子之素重用珍者皆為詩送之非用珍之有諸躬其何以得此於當世賢卿大夫哉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又以謂何有於我公卿賢而在位者也聖人豈徒為自謙以立訓哉誠以事雖至近而欲盡其職而無作斯亦難矣用珍內而得於其親

外而得於賢卿大夫其可為有誠也殆孔子之所予哉其歸也余亦不能無言故書其所為可重者以冠諸篇什之首

送陳孟旦赴江陰教諭詩序

陳氏余外家孟旦海桑先生之孫太華先生之子於余為弟余少從學海桑先生側其諸孫多同筆硯孟旦最幼少余十有六歲初入小學也嘗從余里塾警敏清重特異諸兄諸兄今皆謝世獨孟旦在而有子與孫駸駸

非復少壯時然則余曷為不衰且老哉其諸凡雖令皆有子及孫然詩書之習無聞獨孟旦父子克紹其先而弗墜殆黃文節公所云中和之氣萃於此一枝耶孟旦明六義之學西昌邑大夫聘佐教事所造就學者成績焯焯觀今之佐教如孟旦者寡矣今考最陞江陰教諭江陰三吳文物之邦太伯延陵高風之所被者遠矣往焉盡為師之道將其學者有成豈下西昌也孟旦勉之又念陳氏之先詩書科目之榮達自宋迨今纍纍不乏

也而吾外祖一派自其高曽以來緼仁施義雄文與學表表名鄉郡而宦達未盛有聞往年孟潔孟京皆以乙科進士擢官翰林余揆造物者之報施其將在此而不及展其分寸相繼皆沒盖余竊悲其命也尚惟孟旦在夫天於為善之應必不爽也修於身應於天如執陽燧求火無弗得者顧在天者有久速之異耳惟致力德義以俟焉可也孟旦勉之詞林學士君子有賦詩贈之行者書余之所望者為之序

送郭昺貞詩序

臨江郭昺貞為南京刑部主事九年考最陞郎中復之南京刑部昺貞為人温厚簡静不為氣勢厓岸而有執守出言率由夫理蓋篤實士也今外百司之務皆上計北京而南京所治惟應天一郡其政務視昔裁千百之什一公庭清虛吏牘簡静昺貞之官可謂稱其資也吾識鼎貞於太學於秋官將二十年其履坦如一日此其福固安静和平之行有以承藉之歟彼有需一命承

一官傲然自得而竊威福之柄磨淬鋒利欲以畏懾一世曾不幾日而遂僨覆者使其少知以德義自裁以庶幾鼎貞之為豈不可以免哉吾聞鼎貞淦故家世積厚德固其來也遠乎士君子相率賦詩贈鼎貞行而給事中蕭廸哲以屬余序余固重鼎貞亦因有所警焉

贈蕭生序

里𡈽蕭仲敬有司以材舉於朝歴事夏官歲餘擢令歸善縣里人之在京師者皆為之喜盖令者古子男之爵

而百里之宰也古之君子有博學惇德懷負利器而終
其身蹋踏丞尉蓋望令之位而不能至焉者矣仲敬一
出而遂得之固各有命歟令亦難為也矣凡百里之内
民之休戚善惡皆於我乎致也有一人焉或淪於凍餒
而失其所或困於横逆而不獲安或喪其良心而陷於
刑辟亦皆發諸我者於道有所未盡也況又有大府尊
官之臨乎其上命使過客之出入其境出内聽斷簿書
期會之紛然雜出於前事之皆欲盡其禮為之皆欲盡

其誠也一有所未盡毀與敗且及之矣今豈易能者乎古之為丞尉猶必務盡其職而况令之所係者重乎歸善蘓文忠公過化之地也其嘉言懿行邑人耆老有能言者矣禮其賢者而訪之宜有益焉毋徒自足乎已也余既喜仲敬得官又欲其宜於官也書此以贈其行云

送郭先生詩序

吾友郭彦鉉先生歴官將三十年今年七十且病朝廷命致其事歸四十強仕七十致事古之制也葢用之於

道明徳立之後而佚之於精力衰疲之餘先王待賢仁義之兼盡也聖天子於敬徳優老尤隆恩意臨御以來士大夫耄疾者率得請而去既適所願欲懽喜舞抃以為衰老之幸先生年踰四十始出分教鄉校歷三考用最陞教諭安吉又三考用最陞教授順徳在順徳四年其習俗樸陋人不知重士士不知慱學道徳禮樂之意漠如也先生既慼其教之不易入又其家之來順徳者數有疾疢死喪之嬰于心居恒鬱鬱乃今遂釋而去歸

于鄉其為喜幸何啻什百常情哉凡於先生有游從之
雅者亦皆為之喜翰林侍讀學士王君直相率為詩送
之謂余當序之余竊念童冠時與先生者十數人為莫
逆友里巷旦暮相聚講學道論古今為文章娛嬉陶然
自足無務外之意睨睞流俗人不直草芥盍共相謂以
此終其身無憾也後十餘年各東西散去不能得如意
或出或處動累歲不一閒閱今忽忽四十年向之十數
人者淪謝殆盡獨吾兩人在又皆有官守而南望鄉國

於六七千里外蓋其心未嘗不惓惓也今幸遭聖明而士竒以恩遇隆厚義不得顧其私先生獨返初服以遂放其志意於山水雲林之間盛哉乎其遅莫之適也然山有玉焉則草木巖石皆將增其光潤孔子稱子賤必本於魯之君子先生之歸吾又以為鄉人後進喜矣

送禮部侍郎儀公致事序

禮部侍郎有恒先生髙容儀公今年八十上憫其老賜璽俾致事歸盖特恩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疏曰七

十有德君不許我國家法古制治優老敬賢著于令甲然有未及七十而衰病不任者亦聽解職葢憫下之仁也有踰七十而不聽去者好德之義也仁義兼盡聖人之政也先生起自學官甞為寶慶知府陞通政兼春坊中允又陞湖廣布政入為禮部侍郎奉詔授皇太孫經先生雖不得以七十之年謝事而璽書之褒極其優老重德之意先生何自而得此哉有恒者其齋居之名先儒曰貞而不已之謂恒此非先生之德歟先生天禀淳

篤表裏洞達而直諒之節剛方之氣端實之行自少壯至老如一日豈非貞而不已者乎故所至以為教則學者皆曰得賢師資以為政則民皆曰得賢父母在朝廷則衆皆曰此賢輔弼也是宜其得乎上而必踰八十之年然後得去也今歸榮鄉邦撫其曾孫消揺山水之間而茂膺康寧和平之福古人所謂超然者也然古之君子其身雖退而心未嘗一日忘君故富文忠趙清獻之致仕也孜孜忠君愛國之誠未嘗已於言焉推先生貞

而不已之心將必有同於此哉先生嘗屬余記有恒齋而未有以復也故述其躬行所得及所以名齋之旨以為榮歸之祝

送劉鼎序

為學能自知不足而反求諸己不累乎外此賢人君子之事也世固不多見焉今年春天下貢士會試京師者幾三千人余奉命主文衡凡得士二百人而閩人陳中第一吾邑曾鶴齡第二又選可以為校官者三百人既

而二百人入對大廷上親擢鶴齡第一於是公卿大夫皆欣喜慶告曰天下之大公也而吾邑就試之士惟羅敬劉昂郭紹寧王鉞不與五百人之數四人者皆以父執見余恭然其儀怡然其容無幾微不得之意余主文方愧失士而合辭謝曰生之業未至不能逃夫明有司之公幸獲退而學焉受賜侈矣已而數過余求益無倦色其視世之有小失輒惓沮忿懥畜於中形於外者霄壤矣夫人一得一失皆有命惟知道者安乎命焉耳今

吾邑之士得於命者可謂特出矣其未得於命而能反求乎中不累乎外如昺之四人者其所存謂非特出可乎敬援例入太學而鼎三人者皆歸吾以識昺之大父愚村翁忠厚恂恂於鄉黨之間諸孫多讀書業儒咸涣皆明經擢第令咸為河南按察僉事涣為兵科給事中將繼今而起者非昺乎固本其大父之積歟其大母今年八十餘康寧和豫而昺二親具慶兄弟怡怡歸而樂天倫之樂益求諸已進進而不已所造詣可量哉昺父

仲高吾童弁與之同學相别二十餘年矣故於昂既喜其能特出於流俗又喜故人之有子也特贈以言且期望於他日云

送葛主事還鄉詩序

廬陵葛氏世儒家嘗有科名於宋清隱自少寄跡老子法中洪武中以樂舞生舉送京師十餘年擢為山川祠祭署奉祀又十年皇上龍飛之初陞太常寺丞又十六年調禮部儀制主事今滿一考蓋年七十有二矣奉命

致仕歸清隱為人温厚篤實不苟其行居常閉戶焚香
坐詠道德經南華篇不與俗人接翛然自得也而名儒
碩士方聞博雅之流相好而過之者或留寓至累月而
不厭非清尚不群者歟其治職事也明於典常之故達
乎節文數度之詳歲國家有事天地宗社百神清隱秉
虔相事嚴恭對越雖籩豆罍洗之末必躬滌潔之詩云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清隱可謂
無忝者矣今歸榮於鄉瞻桑梓而致敬樂山川之仍舊

忘機鷗鳥之群游趣烟霞之表遺榮名於外物順天和之自然豈非盛福歟非自其脩諸躬者得之乎於是大夫士有賦詩榮其歸者余為叙諸簡首

贈太學賀生序

元太學生山西賀永中積三仕而至正平縣尹既内附以故官舉又積三仕而至泰和淘金驛丞官滿遂留家泰和余猶及識永中於士君子間其意度閒雅其詞氣簡重其儀矩整肅蓋未嘗以一毫之微而妄取斂其家

孫也秀頴務學自縣學生陞國學踰年矣時初建北京學舍未備郡縣學生貢至者日益衆禮部奏請以南籍者分處南京國學詔可於是諸生之急於仕者多不樂遠去敏獨曰吾求進於學耳怡然以行余聞而韙之告之曰世所謂學者文辭而已求其力學躬行無幾也工文辭可以資進取致顯榮悖德行者顧獨不可耶古之人脩天爵而人爵至故學貴先本而後末敏往鼎哉為學必有師今司業吴先生吾嘗同為史官其篤行勁操

毅然如歲寒松栢之不變助教歐陽先生與吾同邑而少相講學其為人温然方正而坦亮兩人者其言皆本道義而樂於教人而今皆子之師也往焉親炙於朝夕之間涵濡於歲月之久子惡得乎無進也敏聞余言喜躍然則又告之曰未也京師者勢利之所聚四方之人雜處其巧偽百出可以頃刻致重貲中人以下之心豈能確然不奪乎外故有遇端人正士則改顏從事及退而群居浸漬乎便佞邪辟之説而陷於小人之行卒不

能以自拔者故於取友尤不可不慎勗哉敏也敏惕然起拜曰敢不剋厲以敬承先生之教請遂書於簡以時自省因併述其祖德使圖無忝云

贈蕭汝堅序

今歲禮部會試天下貢士三千人中選者二百人又選其次三百人為副榜例授府州縣教官吾泰和中副榜九人而蕭鈺三人者自言於吏部學未至未可以為人師願卒業於太學吏部以聞詔從之居兩月禮部言太

學生益衆學舍不能容請令嘗中鄉選者蹔歸自進以俟再試詔從之鈺行求余贈言余少於鈺父所耕居同里巷又嘗小學同師今其子志於學如此何愛一言嗟乎汝堅勉之哉世之得一名者往往安於小成不復有自進意甚者昧其固陋放言訾古人議前輩遇賢而長者不知禮下之有能如汝堅之不自滿而求自進蓋尠矣汝堅庶幾漆雕子之志乎書有之滿招損謙受益苟自足之心窒乎其中蔽乎其前見善而不能知知而不

能入雖有欲以善及之者亦且斂而去矣由是寘焉肆行偭焉背趍久而併其所得者喪之矣損孰大焉如持不足之心恒以不若人為耻以無諸内為歉汲汲焉惟憂善之不在己惟恐人之不己告也則有欲以善及人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故日進月長其所得沛乎莫之能禦矣益孰大焉勉哉汝堅又當慎擇所從也子居太學有德義儒者為之師今之歸也文溪武山之間德義之儒有如吾行儉者乎子誠以求之虚以承之後三

年遇汝堅必浩乎乗長風淩青雲而高舉哉汝堅勉之

送蕭郎中序

臨江蕭伯辰事太祖高皇帝為衛經歴事上為泰州知州又改深州凡衛之政無鉅細必由經歴而泰深二州皆畿内民衆務殷不與他州等伯辰為之蓋上下皆歸其材且良既去則皆思之不忘伯辰儒者明乎理道有忠厚惻怛之誠和平閿敏之資而又行之以勤慎斯其所為達於政而得於人者歟今深州滿三考書最陞

南京禮部祠祭郎中國家建兩京其官府之制同今外之庶務皆上計北京繁於此必簡於彼故南京之官守優逸多矣而宗伯典禮其優逸加多焉宗伯領西屬惟祠祭典常祀歲時有事伯辰為其長推其所負蓄且練習之久宜綽乎有餘矣今年六十餘而進進於榮且逸如此亦晚節之福哉余聞伯辰有素今歲始邂逅北京其姻家大學士金公屬為文贈其行故為書此

送廖子謨序

翰林庶吉士廖子謨既授穎上知縣告别將之官廖氏之先與余同里巷余少猶及趍走其曾大父愚寄先生德輝之下長而與其父潛仲相好也而子謨從余於翰林六年志同而道契矣余素寡合於流俗而今益就衰邁方資二三賢俊朝夕聚處以適而子謨遽有數千里之别能無情乎子謨行念無以助益之則告之曰君子之長民也求其安而已惟令於民最近其道易行而功易成也子謨懷安民之心有素矣有是心或上而郡府下

而佐貳其心異焉勢猶有所沮此必致誠以格之也誠可以通天地孚豚魚有不能格人者乎而非謙虛以承之優柔以將之雖誠未易以格也勉哉子謨子之所脩能行於家有不能行於官乎顏上俗淳而務簡撫字之暇日求前言往行以自益焉豈徒足於百里之治哉

贈胡敬同序

廉者士君子當然之行非峻絶卓異之事也廉非一義其於行則不貪之謂唯君子則必廉不廉則非君子孔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君子居則脩其義於身出則施其義於人盖視人猶已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無一毫自私之心小人者反是知有已不知有人損人以自益瘠人以自肥惟已之肆無所不至焉故為天下國家者必擇君子付之以養民之寄君子知義必廉廉必公公必明而民安政理矣然君子有其德徑情直道持重不諂而衆率忌之小人有其才捷給柔媚屈已趣合而衆率樂之於是有君子而屈

小人而伸者蓋係乎所與者之衆寡也其亦係於命乎
豐城胡軫敬同家貧有志節初擢第雖得禄以供養外
服用類寒士而怡然自適授兵部主事勤於職務確於
自守不苟取一毫而自用如初第時陞夔州知府孜孜
以愛民為政其守益確其禄僅給奉養自用益儉而民
戴之如父母後為同官所累司法者不為之辨左遷兩
浙鹽運司同知賢士君子皆枉之而咎司法者敬同既
不自白後數年凡自浙來道浙之仕者有守有為十數

人而譽道敬同者極口不置且恨其不為郡為藩以施惠於民也敬同見枉於司法又未見知於司銓固其命矣古之君子不以挫於外者而變易其中歲寒之操敬同有焉敬同於余往還二十年知之有素今考績來京師一見遂别不能無慨於君子也故書此為贈

送楊脩撰致事詩序

翰林脩撰建安楊君壽夫致事戒行有日其學者連智時亦為脩撰在翰林求同官諸公賦詩贈之又求余序

智之言曰少之日學于鄉校也實從楊先生先生教誨飲食之如父母智徵先生不有今日願一言以華其歸余聞而歎曰壽夫之樂成學者與智之不忘其師皆今所罕見也前二十年余在南京耳熟壽夫名心慕之永樂辛丑考禮部會試與壽夫同事一見如平生親時車駕輒郊外鎖院數旬既竣事多暇所與六七人旦夕聚嬉甚樂壽夫邃春秋兼書淵源有自明於鑒别平居言論温恭謙下至辨析是非枉直斷斷焉雖賁育不能奪

也宣德中詔廷臣舉賢才余與今少師建安楊公同舉三人壽夫預焉既至授翰林編脩在館閣七年裒然老成人也預脩宣廟實録陞脩撰於是其年七十得請而歸夫士君子出處進退從容合義固自其志蓋必有聖明在上使臣以禮而然後志可遂也壽夫亦榮遇矣其去也吾盍為同官惜然念崑岡有璞玉焉山林卉木咸被光潤今使丹山碧水之間學者得所師善人得所恃守令之政有所咨過使客之尚賢也有所致禮光潤

所被豈直山林卉木也哉吾又為建安賀遂以書於群玉之首

送龔憲使致事詩序

宣宗皇帝臨御深惟安民之道詔吏部凡布政司按察司正貳及府州正闕令京官三品以上奏舉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為國為民者如所舉後受賕并罰舉者皇上嗣統申飭舊章而加嚴焉繇是被命之臣咸顒顒不敢以忽凡所奏舉十率七八稱得人於時按察使

尤難其選吾友豫章龔鐩子諫起科目初擢給事中陞雲南僉憲改廣西又改廣東用少保東萊黄公奏陞四川按察使命初下中外忻忻喜朝廷官人之當於其職且重黄公之明知人也歲餘子諫聲譽益起葢士大夫公議今憲使之賢子諫表表在甲乙數子諫宋吏部侍郎竹鄉先生之後篤志而清脩耿介而直諒有學術明大體嘗言事過直雖忤不悔所至不尚威嚴而政紀清肅除害興利具有成績如在雲南爲法教屯兵引水灌

田歲免夏旱之虞廣西叛猺猖獗都司不能制子諫親督官兵進討擒戮猺寇二千餘生縶兇渠送京師斬於都市悉還所掠良民男女數百人四川時釋平人死罪於十年之久未決者五十餘人皆著人耳目其所建議便民尤多蓋其心夙夜在民所歷官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跋涉險遠而氷蘖之操久益確仕四十餘年貧如家食時園田無寸尺之益而視舊加損此其人豈貴富之能累其心哉今年七十有一言於朝乞致事歸天官卿

言鐩雖老尚堪事事未應退蓋重賢者之去也上念其涉歴之久且艱竟從之優老之仁也子諫既拜命過余曰故人能無一言識别乎嗟乎久勞懐逸人人同情何獨子諫哉故賦近體詩二章寄久要之情云耳

送尹道充南還序

前三十年嘗與道充甫一見於吾邑清節書院書院者邑蕭氏作之以祀其族祖宋子荆先生道充甫蕭氏子壻也余見之時財四十瑩然其姿恭然其儀温然其詞

也今復避逅京師則昔之恭然温然者固在獨其瑩然者變為蒼然蓋久而後能識也道充甫洪武中嘗舉賢良為虞官於沔陽典郡幕於樵李行端操潔有政譽於時今閒居且老執守如一日聞以其子監察御史循迎養為此來循起科第任風紀能持身奉職無忝旣罔之蓰也然余竊聞其父旦夕勵之於道者猶惓惓不置嗚呼世之人倖有子弟在當路率憑藉聲勢偃蹇宗族鄉黨之間甚者貪猥洪恣無所不至有如道充甫吾見蓋

歟矣道充甫念其先人桑梓之遠違也又將别余南歸
歸而日與二三耆俊小車往還逍遥觴詠以樂聖朝太
平之澤且使鄉人後進瞻仰老成以興於仁義忠厚之
習者豈非盛致哉而將有望徳星占賢人者亦不在是
歟尚見楊嗣慶先生道余嚮往之意

東里續集卷六

東里續集卷七

明 楊士奇 撰

序

送鄧訓科序

永樂十年泰和醫學闕官邑大夫舉鄧遷請命于朝太醫院試之曰能遂以為泰和醫學訓科將歸其所與姻好鴻臚序班蕭子敬求余贈以文盖以余與之同邑也鄧邑中故家其先宋之時有與舉神童者詩書簪纓世

不乏人元之時有子方子静两先生惇德碩學雖不仕隱然名動江鄉之間所以冠冕儒林儀範後進至今灼灼著人耳目皇明統御天下文運丕顯四方俊乂爭先奮躍願效用於時吾邑之士翕然雲興而杭州府通判楊自立先生德安府同知羅子理先生四川鹽運經歷鄧崇志先生尤以清脩苦節著聞時稱為楊羅鄧鄧氏又有大樁先生崇雅先生相繼而出雖其位崇庳不同而清潔之操烱然相映者盖未嘗不同焉於今獨崇雅

先生巋然而在雖以疾廢然老成典刑尚有以為鄉閭斯文之重可謂鄧氏盛澤者矣況又有如遷者繼踵而出乎今遷雖以醫見用於時夫醫聖人之教而人之生死繫焉此其術不可以不慎也子為詩書簪紱之裔又有温厚秀敏之資吾知子之必能慎也夫能慎乎此亦足以紹家聲而不忝乎國命矣子必勉之子歸而見崇雅先生其為我道嚮仰之意

送李昌明詩序

風俗之能移人尚矣自中人以下為善為不善未有不由風俗之化故鄒魯之儒風江漢之好游皆其俗漸陶薰習而然非鄒魯江漢之人其性獨好儒與游而天下之人不能也吾廬陵古揚州之域杜佑稱藝文儒術斯之為盛蓋廬陵人表然者矣其家誦詩書人服周孔益久而益盛此豈他邦之人其性有所不能哉惟其俗漸陶薰習非一日之積為士者皆知所自勉是以他郡之人不及焉然則士生於廬陵幸矣其可不自勉於其身

哉吾家去郡城不百里聞李伯葵先生兄弟久矣而未
識也來京師見學士解君侍讀胡君道其行義學問為
多今年先生之子昌祺舉進士為庶吉士進學文淵閣
挺特不群勵操行能文章予固重其有所由矣居數月
先生中子昌明道二千里來省其兄温然其貌恭然其
儀予數過之見手一卷未嘗釋也亦愛重之未幾昌明
以曠定省告予别而歸且出諸君子所為贈行詩卷求
序則告之曰夫生于文獻之邦書禮之家入有賢父出

有善俗薫炙濡染宜子之兄弟英英卓出也然不宜自足而不勉諸其身是行也子孝弟之心可見矣孝弟者行之本也語曰本立而道生勉哉昌明使他日稱昌明之賢曰此廬陵之産也豈不偉哉

送陳碩望先生序

吾邑陳碩望先生持端潔之操緼通博之學擅竒偉之文弱冠舉進士出佐百里之治於興寧善政施焉善教行焉既去之二十年民猶至今思先生不忘後謫南徼

雖武將悍卒皆知先生可貴重不可褻慢聲望益著遠近慕其德義而求其文章者日繼踵于門旣還其鄉鄉先生耆德宿學者多已物故或宦遊在外惟有郭子益先生與陳先生兩人在矣郭先生洪武初嘗徵詣闕下以目疾罷歸杜門守道非其人不接也陳先生方以啟迪後學為重從學者有不遠數百里而至三年階高科而登者愈多矣今上咸和萬方篤志稽古禮文之事永樂四年春悉徵天下名儒以事纂脩先生與焉至則老

矣例得賜環行且有日矣方先生徵詣公車也吾鄉之學者咨嗟悵怏如失所憑恃如遂倀倀無有所啟發則今聞先生之南轅也吾意其懽忻鼓舞拜上之賜踰越恒情可量哉蓋人之學必有師師得然後道明道明然後由之則可以善其一身推之則可以善及乎人人事君也可以致君治民也可以澤民師道之所成夫豈細故也使陳先生歸而盡發所緼以為學人志士之資將來有出於吾鄉德脩而材達功建而澤流者人皆曰此

陳先生所成也是先生雖退不尚有裨於時甚博乎翰林庶吉士歐陽俊嘗學於先生樂先生之歸告朝之大夫士作詩送之余先生之外弟也故具述所由以引諸卷端

送郭推官序

先王之制刑非所得已也人之生有氣禀清濁厚薄之不齊又有習俗之異也故制為教化之法以一道德而同風俗然天下至大也生民至衆也有從焉有違焉則

又制為刑法以警懼之使之去彼而即此盖出乎不得
已也先王何其愛民之深而制法之備哉我皇上臨御
以來惓惓宵旰念生民之命至重也罪之罹于大辟者
覆奏必至四至五察辭閱實瞭然無疑而於天理人心
必不可容者憫焉哀矜而與衆共棄之如其有纖芥之
疑則曰寧失之不經而每歲數降德音戒飭司理之臣
以欽恤之意尤深切也如此而職司理者猶有不體德
意致訟弗得其平民之弗當乎罪此獨何心哉吾友郭

彦暹為瓊州推官勤於職覈於事達於理敏於斷於是滿兩考矣三州十三邑之民皆愛服之廣東之藩臬二司泝而至天官皆書其績曰能彦暹所為非能上體德意下當人心者乎不然何以致交譽之如此也吾與彦暹游自髫齓以至于今知之有素為人溫厚謙慎又出乎詩書簪纓之家薫陶之熟也如使天下司理者皆彦暹上之澤焉有不下究下之情焉有不不知所警懼趍向哉今彦暹役還其職將以滿其三考也然吾聞之行百

里者半九十盖謂恒情率怠於垂成而終事之難不可不致其力也則夫謹宦成之戒持終如始以永休譽者固彦遷所當務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盖慎之矣余與彦遷别七年今相見未幾且復别故重朋友責善之義既樂頌之又祝規之

送梁教諭序

梁氏吾世姻家本之自幼至今篤於事親自父母至於閭巷皆稱之曰孝愛兄弟之子如子推所有以周姻戚

之貧者益久不倦擅經學有淵源負剛直之氣勇於有為嘗訓導瑞州府學教諭溧陽縣學兩學教久弛諸生不自振本之至力作新之自是選科第進者皆接跡矣在溧陽五年積俸廩倡邑人脩廟學之圮者煥然增其舊觀豈非才德兼有者歟今以丁外艱起復改瀘州納溪縣教諭縣泰和至納溪五千里川路之險絶天下本之上有七十之母其長子官侍近今扈從在北京獨幸本之得禄近地便娛養又違之而遠去行道觀者猶有

不忍之色而況孝子之心哉故本之遑遑乎斯行者迫事親愛日之誠天理之公也余從而解之曰凡人出處得失其各有命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君子以義安命所不可必於己者蓋無容心也易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夫渝得其正何往不吉誠不係於其私何往無功吾且為本之賀雖本之志在其親而不在乎己夫敬其身謹其言行勉焉效諸功業以光承國家之命以榮樂其親者孝之大節也孳孳乎旦莫起處飲食之奉末

矣君子亦務其遠大者哉況有子能敦詩書之習承賢父之志旦莫起處飲食之奉有賴也本之之心可以自慰矣然本之誠孝人也士百行莫加於孝世之任教職者苟治於文藝衆則以為可矣求文行本末並舉如吾本之盖寡見也納溪遠方之學者一旦得賢師獨非幸歟夫得賢師而不力於進脩以臻有成其果於自棄而何以仰副朝廷教育大德哉吾既以解本之又欲以勉納溪之學者故引於諸賢贈言之首

送周添彰序

國家興學用儒之盛古所未有内自都畿外至遐陬絶域萬里之徼凡郡縣莫不有學每歲郡縣之學貢其成材者上於太學率二千人太學之六堂肄業者率數千人學舍至無所容太學生歲以次歷事諸司而官之又有進士之科以簡用太學及郡縣學之生而比年繇太學生繇進士發身者多上所親擢内之為給事中御史六卿之屬外之為縣令郡守有為布政使按察使者所

以隆奬儒術何其盛也士生斯世茍有尺寸之長孰不慶幸願效用於時况躬被秀民之選承教育之恩者哉郡周添彰自廬陵邑庠生充貢入太學歷事禮部當授官矣拳拳念去其親亟請歸覲焉人之行有大於此哉添彰升堂拜慶奉觴介壽足以為親榮退而與昔羣居之士道聖朝之盛事士有篤學而尚志者其不躍然興起哉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於添彰之歸吾三復此詩以致望於

廬陵多士焉

送康遇衷赴柳州衛經歷詩序

經歷幕寮之長而衛之幕尤難於他司葢指揮使至僉事皆起身軍功於凡政務設施總其綱視其成而一理之於幕柳古百粤地去今京師數千里與蠻谿獠峒接壤軍務之繁尤難於他衛又其四時地氣不常特異於中州遇衷拜命而去視其色怡然無不堪之意豈遇衷之心獨異乎常人哉遇衷自少讀書鄉校已能持守不

逐流俗睢盱澳涊以苟利雖窮蹙不少變及來太學歷事都察院夙夜敬慎勉勉不懈持潔清愈勵衆迂視之遇衷獨以為當然蓋其心異乎常人久矣孔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如遇衷非有恒者乎夫充是心無所往而弗濟斯行也吾見其易不見其難也雖其地氣不常然持其志積誠而不已有自勝之理亦在我焉耳余雅知遇衷故其咸監察御史王鋐求余文贈之又求能賦者繼于下方

送監察御史魯本清詩序

風憲之臣國家耳目所寄綱紀之所由肅百度之所由貞也古之任此職者必得廉重明公守道不回者而後授之是以風憲之臣所至善者有所恃而安不善者有所憚而格後世風憲或雜匪人而其所至善者無所恃而益危不善者無所憚而益肆盖由其非廉重明公守道不回而冐焉處之者也夫有正人之責者必先正已正已之道必自無欲無欲則所存者明存者明則所施

者公而然後有以畏服人也廉耻道隳久矣士之仕能以無欲行道什葢得三四不能者率六七爲風憲亦槩然也凡仕者之不能風憲得舉正之風憲有不能於所罰之典加等示懲國家於用人圖治惓惓激勵之如此而士猶不知所自重是果何心也哉入國朝吾西昌之士爲御史者九人始王子啟而陳仲述繼之子啟沒四十餘年仲述亦三十餘年至今其所過之處人誦道其善嘖嘖吾鄉老長亦恒舉其行事爲子弟法四方士君

子亦共推此兩人為吾鄉之望不賢而能得此歟曽泉本清舉進士為庶吉士於翰林有年今授福建道監察御史當之南京本清果毅明敏志於有為鄉薦紳先生皆期望之曰是必能不忝風憲不忝科第翰林所出者歟必能不忝王陳二先進及西昌者歟於是侍講學士王行儉相率分題賦詩贈之余其所為主者也故引諸群玉之首

送余通判歸泰和詩序

國家仁民之政擇郡邑之吏為要邑視郡尤親於民然舉世所病剛毅者或失之急巽懦者或失之不振有矜物之心者或局於無施有馭衆之才者或墮於無守民未必被澤也長民者誠本乎仁確乎志明乎理人之道通乎古今之故悉乎事物之情斯必有及民矣吾泰和素號忠義邦禮讓之俗厚文獻之傳遠近自宋元至國朝之初所得賢長吏歷歷可數三四十年吏之人品不齊俗化不能不因之移易皇上臨御之三年興化余君

叔炫以進賢政滿用續最陞吉安府通判掌泰和縣事
君和夷質直氷蘗之操堅若金石而一志保民恪勤夙
夜胥吏毫末之奸無所容上官勢要一不得干以私素
阿諛險詭把持揺撼之徒咸斂迹以避閭巷畆畆帖帖
焉安於無事為縣如余君盖於今絶無而僅有者郡太
守四明陳侯治行為江西十三郡之最其於屬邑獨加
禮余君之賢比以考績來京告士奇曰余君浩然有歸
休之志余君去即邑之百弊皆復後邑人之至京者亦

皆言余君浩然有歸志余君去卽百里之民皆失所矣言已皆若有戚色無幾余君以覲來士竒勉之曰皇上選擇賢良付君泰和柰何欲去郡侯與邑民願君之久於位也如出一口柰何欲去余君默不應已而引疾白天官卿求退甚固天官卿亦固尼之盖尤知其得民之心也非余君誠於中積於行何以得上下之重其去如此哉若前史所稱循吏視余君何有閒也余君今復歸泰和吾故次第其事作詩送之并致有終之祝云

送王教諭之象山序

王效先嘗從學海桑先生陳公於予為同門始余事小學效先已冠下筆為文章滔滔也效先學成余亦漸長各東西散去不相見二十年今余竊禄近侍效先以佐教分宜縣學滿三考上京師得握手相勞苦申問闊踈效先論議志意不改於昔時而斑白照映容色枯槁於是其年五十餘矣則思余之年亦非壯也而學無一進徒然濫士名玷時寵上不能有裨於時下不能措其身

於寡過之地念先生之不作撫去日之如流其何能不有動於中哉效先雖栖遲下位是來也有司上其功天官最其能陞象山教諭夫施於事而有稱受於上而無怍余豈能無愧歟然古者學校之教文藝末矣而今論學校之士往往視其文藝而高下之而其最下者有廪養十餘年不能吐一辭此豈其資不及哉盖師道之不立師道之不立則講學不明講學不明則士不審於趍向欲振起而作新之必自師道始師道立則講學明講

學明則士之趨向定雖欲追蹤古之人為無難而況文藝之末乎往哉效先尚本諸其身乎本立於己而謂有不行於人者否矣效先行求余贈言余重同門之義故書今之所急務者以告效先亦有以處我乎

送王知縣致仕詩序

永嘉王時中事太祖高皇帝為廣陵華亭丞事上為光化令時中自為國子生已能穎穎樹立起才譽至臨民為政清慎愷悌有及民之惠其民安之後坐累謫交阯

民老者數十人出三千里匐伏請於朝乞還時中時中之甥右春坊大學士黄淮時在上左右亦以為言有詔召還既還朝廷雖知其宜於民然視其貌老氣衰不宜重勞命以前職致仕所以禮待之厚矣儒者有言事君不患無禮患其忠不足耳皇上宵旰勞勤以安民為務然而典一鄉一邑者求能盡心致力庇利其民以不負任使如時中者鮮矣則所以承被厚恩非由盡己之所致乎今歸故鄉依止桑梓日與家人父子兄弟頌祝聖

明以伸感荷之意與鄉人長老觴詠酬酢以樂太平之世與後生俊秀講論孝弟忠信以厚俗化靈臺熈熈萬慮皆靜即天民至樂復有過此者乎其行也翰林檢討潘畿以同邑之好求大夫士為詩送之而以首簡屬余故次第所由來以為先生慶且以告今之為郡邑者宜務盡其在已者云

送李孟謙訓導序

廬陵李草堂先生之季子孟謙訓導分宜縣學官滿調

安慶府學且行大夫士作詩送之吾友胡存淵屬為之序余雖初識孟謙然童丱時侍海桑陳先生入郡城獲拜草堂先生清偉凝重博學篤行近年先生冢子石埭教諭孟昭被名纂修永樂大典與余同在翰林孟昭端厚温雅文行表然孟謙為李氏令子弟又嘗從游海桑先生經明而行脩其在分宜也蓋學者悅而歸之夫導之而後善警之而後從自中人以下皆然故建學必重於立師安慶畿內名郡其山川秀厚又余忠宣公過化

之地其人宜雋爽識所趨向今又得孟謙為之師表率而啟迪之安慶之學夫安得無所成乎孟謙之道行固父兄之榮也孟謙勉之

送陳雍序

聖天子龍飛之明年詔翰林之臣脩永樂大典盡出中祕書又廣求天下載籍而統粹之包羅天地囊括古今浩浩穰穰葢自有書契以來篇帙紀載之富未有若此之盛者矣又明年悉徵天下博聞之士入預纂脩又簡

太學郡縣學生及秀民之工於書者以職繕寫於是天下文藝之英濟濟乎咸集於京師而出入禁闥日食大官又有駢蕃之賜夫士遭明時預稽古制作之事而翺翔乎聲明文物之會豈非千載盛遇乎而吾西昌之學以能書與於斯者陳雍曽貫劉選三子者可為遇矣而其居鄉校也皆嘗有志乎學雍來京師主吾家雍之心未嘗一日忘其親處人必信臨事必慎亦學之力歟夫學之方在致其知識知之不豫則昧厥趣向而無以明

乎善知所趣向矣在勉於脩為為之不力則無所持循而不能誠其身雍庶其知之矣乎苟知之而不為之猶未嘗知也吾所為重雍而願之如此雍必勉哉子之遇豈止於是乎今竣事皆歸進士鄧貞王鉉善雍屬余贈以文故告之以此豈獨告雍亦將以告夫二子者

送宗人思惠序

廬陵以忠節名天下楊氏以忠節名廬陵君子曰楊氏廬陵之元氣也忠襄文節皆家吉水其後世至今服詩

書秉德義未嘗乏也此豈獨於楊氏先德不辱盖於廬陵無辱焉吾家宋之時縣吉水從泰和皆虞部府君之後水木本源之心吾未嘗一日不存也往往遇吉水之族不忘敬愛况其脩諸身見諸事自有可敬愛者前數年識今東平太守季琛先生博學謹行有政譽於時今年識惟效舉進士從事憲臺有能名超拜河南憲副繼又識思恵則季琛從孫惟效從弟也温厚秀朗閭踈能慎來京師假館授徒以務學問盖於見聞益廣氣韻益

暢矣夫有高明祖父肇之於前又得賢子孫承之於後家未有不興者然豈可必得古之聖賢有一再世遂荒落無聞或至於毀敗汙辱者矣如其本既立後之人又能加夫培養灌漑之功則枝條數衍益茂而不替思恵之先世固如此使繼今培養灌漑愈益不已將駸駸乎其盛亦不已也此固思恵盡力學問足以致之思恵將歸來告别余無以益之故書此為贈思恵勉哉

送張日孜還泰和序

吾友張日孜以詩書故閥之裔忠厚數世之積明敏和易之資又出於鉅儒先生之門得經學之傳今歲邑令丞舉之以副教其學弟子員而敦遣上京師請命焉既得命歸且有其知日孜者皆為詩歌送之而屬予為序夫有國者其興學育賢用心之勤篤三代以還未有若我朝之盛者也其教育有法其責效有程職教有成績者率超陟厥位怠廢者必底黜罰由是效用於時者出於學校常八九焉而士亦以出於學校者為重然天下

之大士之出于學校者莫盛於江西兩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而吉安之盛者泰和其一也賔興之歲顒然而起者未嘗不夥於諸邑盖由其風俗之美其人皆能尚志洗濯淬勵以求不負上德意故受典教之職者以得其處為幸然而不出其鄉而有天子之命享官禄之奉其居與俊人秀士講道而論德其出與邑大夫相賔主論議與宗族朋友里巷之人朝夕相欵接好也豈不尤幸者乎於是日孜之歸其所得多矣然吾因之有感焉

國家初下建學之詔其時副教泰和縣學者予伯父吏部公及繼父德安貳守羅公四川𨔳幕鄧公當時翕然稱曰楊羅鄧盖其表然所自樹務求合於古人者不獨文藝之工而已予嘗憶伯父初領鄉薦時戲語二公吾三人者即皆獲一命可不失為廉吏二公同聲應之曰此士之素分耳其後皆出為顯官而其家皆愈益貧薄則他行可知已繼三公副教者得仙遊縣簿羅公國子學正嚴公楊子初先生又後得御史王公公操行方正

峻潔屹然人不可干者又後得臨晉令郭公國學錄蕭公之數君子其文學之正其德義之端雖時有小異要皆的然可以爲範於後進者而今皆不復作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與日孜何可以忘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則今日所以副教吾邑之學者何待以他求哉葢師者表也表端而影隨必然之理也日孜其尚有取於予言

送鄧主事南歸序

庚嶺之南大海之濵山川靈淑之氣鍾於物木有千歲之香禽有五采之珎及象犀珠貝之屬塡溢海陸歲貢獻而北來者連屬於道何其富也其鍾於人為瓌瑋傑特之才脩潔廉正之資如張子壽余安道者往往出為世用然亦鮮矣夫靈氣所鍾人與物均得之非獨厚於彼薄於此也豈由於世求之則出歛抑人固靈於物而不為世之所取乎自余仕於朝所得粤産之良兩人前十餘年校藝禮部與陳璉廷器同事比年校藝禮部又

邂逅鄧林士齊皆博學擅文負用世之具余聞閩粵之人才所以鮮遇之故皆莫得而知也廷器自良郡守擢陞憲使四川為國家正風紀於一方士齊自郡博士擢陞天官屬日在冢宰左右商論天下賢才俾各宜厥職皆要任也功能日著而譽望日起矣今士齊蒙荷國恩追贈其親方捧命書歸故鄉舉焚黄之禮奎光龍文煥乎臨照嶺海之人有不仰而快睹瀕而歆羡者哉其或才且賢而匿于下者有不懵然易慮者哉幸際明聖在

上求賢若不及之時尚卷而自私區區窮老於一隅必非智者所為也試因士齊之行卜之士齊來告别遂書以贈

東里續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八九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鍪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東里續集卷八

明 楊士奇 撰

序

送周教授序

吾邑大原周氏世有厚德至所敬尤為鄉人所重往時邑中鉅公碩儒名德之士為文章稱譽其行又傷悼其才不獲見用於世而没也凡數十人如出一口夫得名於天下易得名於鄉里難况又皆出於鉅公碩儒名德

之士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致哉所敬之子叔京謹愿温雅博學有清才其配陳氏元潮州教授以道之女先待制外孫也叔京子以巽自幼惇厚力學入邑庠充弟子員從前國子學録蕭執先生業毛氏詩取鄉貢進士得教諭咸陽縣學改歸善縣學於是考九載之績令得教授台州府學將别而之官余少時與以巽朝夕講學劘切資麗澤之益其志意相得不啻芝蘭之同氣金石之合奏也而雲萍之跡忽然異處者既二十年近年以

巽還歸善過鄉匆匆一見其後來朝京師乃不見而去今年留纂脩翰林止京師半載且數得見坐各有職務未嘗接盃酒叙契闊於今乃又有千里之别其能不動於中乎然離合常事君子不以動其中也君子在立身有道以不辱其先人而已以巽際明盛之時典教導之職雖道行於身驗於人有素然君子不以其所能自足也往哉勉焉

送嚴繩祖序

嚴氏五季之末繇金陵徙泰和世以貲甲閭右宋慶歴中震舉進士為常州推官自是詩書簪紱代未嘗之理宗朝肅以正學粹德知名當時宰相馬廷鸞江萬里上其所著易説召除祕閣校勘不受學者稱朴山先生朴山之子元髙安縣尹用父克世其學而忠厚之德及於人者博也具載吴文正公揭文安公所為碑誌故論泰和著姓必曰嚴氏而士奇之祖考皆嚴出士奇又辱壻馬而族人之相為姻好加多也故論揚氏世好亦必曰

嚴氏然更元季兵亂之後嚴氏嚮時貲産之殷居第之壯詩書文物之盛蕩然不能存什一於千百州閭長老往往興嘅而况與之有世好者乎皇明統御天下設科目以賓興賢能天下之士爭濯磨以奮於是詩書文物之家既債而復起者比比矣而嚴氏之後世復厲志乎科目者吾始見於繩祖繩祖名圭自少篤學以邑庠生領永樂六年鄉薦今年會試中校官選將赴登州之招逺一時與繩祖游者皆為之喜而况於余乎然士不患

其不達患達而無所施耳故其未達也勤勤焉積而充之以待夫達而施也既達矣又患夫施之而窮故積而充之者益勤弗懈君子之仕如此今繩祖往焉任乎師道之重學者之所資也辟諸井焉非其出源源源不已何以應無窮之求哉孔子曰温故知新可以為師勉哉繩祖其可以畫乎今子之始達也所與子好者皆拭目以望矣

送彭孔脩重慶教授序

孔脩廬陵世家也其讀書鄉校時余與之相好未幾余

來京師孔脩送余行不能為情也又三年孔脩來京師相見慰喜握手未幾日有邵陽教諭之行余送之葢相去益遠臨别之情益切為文贈之以道朋友之義又十年邵陽满三考而來相見之喜加於前也甫一再晤語令有重慶教授之行而去益遠矣屬病不能送之而情不可以已也則告之曰君子之於道始終無一息之或間也既久而厭倦生既成而怠忽形恒人之情君子不然也君子之道誠也誠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始邵

陽之人有知學者乎子蚤夜率先而化導之邵陽之士子貢成均者嵗不曠選鄉薦者科不乏他邑士子望邵陽瞠若乎其後矣豈他邑士子其性獨異邵陽乎非化導者不知自力哉重慶蜀大郡詩書文物之俗舊矣士之登用於時者顯且多職化導於是者為力易而得效廣其俗度越邵陽豈直倍蓰哉然謹於難而忽於易者恒情也子於重慶可不蚤夜率先化導之如邵陽乎他日重慶士子之成有加於前子書最而陞亦豈止此哉

利達固非君子所計盖求盡其在我者耳

送董知州序

族兄仲素在楚州前二年以書抵京師告士奇曰吾謫居於此生女且笄矣吾謹擇所歸得海州守董侯某之子既許之矣侯四明儒者也以盡已事上以寛恤治下以廉潔忠厚行身而起家庶幾可謂勝吾家者也明年友人曾仲濬由海州幕官滿來京師又告余以侯之為政曰侯為海州三年矣州之民知有父母不知有有司

治之也故鮮不遂者州之佐幕以及於其屬知有老成
典刑不知有守之尊且嚴也亦無不勉於其職令侯以
考績來京師將復還海州余始胥晤馬侯端厚簡重詞
氣溫然蓋有以使人喜即而敬服之者司馬子長論循
吏曰身脩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世之
為吏持法令刑罰以懼民者多矣有不務乎法令刑罰
則求所以善治其身者鮮矣本之不立則無以見諸用
若之何民獲遂也哉董侯可謂有諸已而及諸人乎詩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董侯其近之哉侯歸仲瀹求能賦者為詩送之又求余叙於是予言

送陳正言序

皇上奉天恤民夙夜拳拳惟恐一夫不在化育之内覃霈恩澤際天所覆一視同仁而况去京師數千里之近哉國家命田氏以思州思南綏撫之寄其後世承其職者反藉以厲民豺虎噬之無厭也璽書數諭弗悛然後決去之而拔斯民於焚溺之中析其地為郡若州置貴

州布政司以總之簡賢而有才能者任之牧守撫字之寄而皆上所親擢於是陳禮正言繇進士授知府盖特恩亦隆委也夫國家孳孳興賢育才職以為民士之涵濡德教作養於平素以充成其器能者固望一試以自見而其出於文獻之家有繼承之責者亦欲效諸功業以昌大其世也陳氏西昌世枓之家自宋以來舉於鄉及對於廷者歷六十餘人以至正言而正言自邑學弟子員歷數十年以至賜進士出身則夫秉忠孝之志欲

有所自見以仰荅恩遇光紹家世者不在斯行乎夫郡守在求民之情而致之安也曾子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此安民之要道端諸巳而行之無不達之政不安之民者勉哉正言其惟毋忘聖天子親擢之意正言先宜人族孫也吾故於别也望之切焉

贈彭宗稅序

吾友郭彥暹為夔州府推官别去七年今年胥晤京師

惟其容色黲然槁悴有異乎昔者彦遷曰西渡海北行以病止北流久益困衆醫環視之將投以寒劑有彭宗秋者獨持不可曰是證於法宜雄附衆駭之無和者余數往來北流知宗秋為醫多奇效獨信其説施數劑以瘉微宗秋吾與子復有今日聚晤邪然吾未有以報也將貸報之邪非宗秋所重且貸其素用以濟乎人者子盍為我文以昭之固宗秋所願也又曰其為醫如良將用兵不拘古法而多成功其存心恵濟如飢渇之於飲

食人以疾病告者無貴賤富貧皆與善藥既良瘉貴富
者報之賤貧者或不能報宗稅遇之終不以其報與否
有重輕意或察其貧不克振又與之以貲蓋不獨於其
鄉然也凡行道之出於北流者無不皆然而四方縉紳
君子過是邑者聞其為人必至其廬宗稅所以敬禮之
者必為之盡自余行嶺海閒十數年所遇如宗稅者蓋
尠矣吾聞彥還言為之歎曰昔宋清有及人之心徒以
居善藥佐醫治病不責報而為之有道也卒以是致富

非若宗稅之善於醫也而柳子厚為文致其不朽今宗稅有清之心而術固過之及人之功宜博也又聞宗稅吾廬陵之産也吾鄉之人去於外克自立不忝有耀若此固宜為之文也然嶺海之間其山川靈秀發而為珠璣珊瑚丹砂翡翠百珍之物不可殫紀則夫鍾之於人豈無閎博明智忠信仁厚之士生乎其間世雖未之知也宗稅處此久亦嘗有所遇乎因彥遷試諏之也

送史叅政序

永樂十六年三月行在吏部奏各布政司按察司官闕詔大臣舉近臣及京官之材而良者時吏科給事中溧陽史壽守仁侍監國在南京召至以為廣東布政司左參政守仁疏達而恭慎磊落而和易繇太學生上親擢為給事中端其所存勤其所務在職將滿三考坦坦如一日人皆譽之以為才且良也及今拜廣東之命又皆榮之以為宜也嗚呼士當太平無事之日出膺方伯旬宣之寄總數十府州之治而環數千里之民惟其言之

聽而不敢倍焉豈非榮哉然廣東為南方大藩連山跨海雜蛋獠而處鄉殊習而邑異尚而欲人人皆得其情豈易哉一民不得其情及一州一邑不得其寧承宣者之責也故量欲無不容也施欲無或偏也欲明而決也邇不可以獨比遠不可以忽忘也古之為大臣其道如此守仁今遭時得位舉而措之其可以已乎詩曰夙夜匪懈又曰敬之敬之守仁必有以副寵命而慰民望哉其之官也給事中任守禮重同寅之義屬贈以言余於

守仁亦非交游一朝之好故書此為贈

贈尹同知之任序

國家選士惟其材德之實耳果材德矣拔之斯須之頃用之不次之任蓋未有知而不用用而不速者惟士之實有諸已也彼其尋常碌碌者問學不究乎聖賢言行不循於道德而日延頸企踵以望一見用於時卒之曠歲積年塌然如被濕之翼欲舉而不能者此非無諸已而然乎無諸已而不内省以求之而往往諉曰有命是

自誣矣蓋充乎己而無所遇於時者命也古之君子如孔孟是已無諸己而無所遇者理也君子不謂命也吾友尹自道自其為邑學弟子員已能敬慎言行潛心詩書不同流俗有譽於鄉矣及其以貢入太學聖天子隆四書五經之道及古聖賢性理之旨詔翰林儒臣博考衆說而精擇之以垂教萬世又詔選太學生端慤有學者以職繕寫自道雖始至國子先生已重之遂舉應詔既入翰林自學士以下皆重之書成詔吏部太學生悉

第其髙下授之官而考策自道褎然髙等奏授正五品徽江府同知盖自道繇入太學以至授官裁歳餘耳士君子有知自道者皆懽喜慶告以為公選之明非其所幸遇而有先自道充貢十數年猶未得出身者葢望自道邈然如不可及嗒然如有所喪焉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珠玉潜乎山川之深其光彩煥發必有趍而取之者矣惟珷玞魚目雖置諸其側有不之顧故為士欲見諸用亦惟力諸已焉耳力諸已而充將無時

而不達而況遇聖明急賢公選之盛際乎於是自道將之官來告别且求贈言嗟乎吾何以贈自道哉瀲江雖在雲南萬里固職方之内也其民固朝廷赤子也皇上宵旰拳拳圖惟安利之是以必擇賢者任之司牧有如往焉治之不以其道使之不遂其生有負聖朝簡賢子民之盛心以取譏累者吾知自道所必不為亦非士君子所望於自道也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自道勉旃吾於自道有世契故既喜其

用又願乎其成也遂書以贈

送史主事序

豫章之豐城爲江右文獻之邦二百年來熊天慵先生揭文安公高文與學清德重望著在天下其他芳聞篤行養高邱樊鞱卷而不出者加多至於今其流風餘韻延被後人彬彬乎盛也豫章廬陵壤地相近文獻相望余嘗數過豐城輒以事牽不得艤舟訪遺老求昔賢遺事以快景仰之意而斗間寶氣固時時在望也來京師

二十年豐城之士官于朝者多識之或以文學或以政事或以德行要之循良謹愿而有守者什率七八焉史安志静舉進士為禮部主事為人資禀明秀外和内莊敏於文學達於政治自其上官及同列皆資之朝之名德碩望者皆重之而與余往還久且熟矣豐城固多賢乎哉孔子稱子賤必本魯之君子吾安得不興懷於熊揭諸公者乎吾又聞史氏世家北方志静之大父洪武初官豐城遂留家焉其先世盛德茂勳耀當時聞後世

者累累矣夫出徂徠者必挺特干雲之材産崑岡者必珪璧瑚璉之質志静之得於其家固自有在哉於是論人之賢否髙下謂不係乎其鄉其世者鮮矣今居官六載當考績赴北京士友求余文以贈其行故推本而言之

送康孔髙之景陵教諭詩序

學校為政之首務而教官非通學明道有以樂乎中不慕乎外者不顧焉何也事大而位卑力勤而效遠禄寡

而責重故除命一下則皆茫然如失所憑或所得之地其俗薄惡其人頑鄙在已者又不足以振起作新之則終其去其效不著其責愈益重矣非其無所樂於中故有待於外無所蓄於已故弗徵於人乎故教官必通學明道有以樂乎中不慕乎外者而後願之也吾友康君孔高英邁傑特其少能自刻勵學問既壯選鄉貢登仕藉兩教永之屬邑永接壤夷獠所居漸習罵俗孔高處之裕如也又教大理在雲南萬里之外欣欣獨往無幾

微不自得之意至今永州兩邑與大理之學者皆戴服孔高之有成未成者亦皆慕戀孔高以不得卒業為憾非孔高有所蓄於已有所樂於中者乎今又得教諭景陵縣其所成於人者益多可為景陵學者賀也然景陵在文王風化所被江漢之地無永州之踣俗無大理之遠涉孔高往焉假歲月之久蓄於已者益富樂於中者益深則將推以成於人者愈益多也非但景陵而已又可為孔高賀也士友為詩贈其行者余故引諸卷端

送彭學脩之興寧知縣詩序

月池彭氏故吾邑詩書家世於楊有連學脩又永樂辛丑余校文禮部時所選奏進士今得湖廣興寧令其之官也求余贈言夫士可以及民且聲譽易致者莫若縣令余素志於此而不可以求得然嘗思之為令不易而為令之令尤不易凡其民老弱貧病皆欲處之得其所有一失所則令為不能凡上官無賢愚智不肖皆欲事之盡其禮有一違禮則令為不能令之能不能譽毀以

起而陞黜所由定也令可以易為哉勉哉學脩君子持己莫先於廉廉則公與明由此以出及人莫加於恕恕則暴與刻無自而作惇廉與恕而行之以慎令亦無難為者勉哉學脩余既贈學脩此言又贅以詩者愛之至望之深也吾繼令側耳以遲子之聲聞學脩勉之

送王伯瞻歸西昌序

父之愛其子本於天性愛之必教之教之必以其所尚民之類四而士居其一士之所治者詩書所蹈者仁義

所賤而輕者利焉耳然世之所鶩淬在於利故愛其子而教之士蓋非有超然之識卓然之志者不能以吾觀於今殆十得一二而已然十之一二之間又有不能如其志者焉父竆力極意以望其子之有立也而或氣禀之不及加之習俗所牽愈趍愈下卒無以成賢父之志故有能勉勉敬承其父之志確然不失其所自重卒於有立者葢吾於今百得一二焉吉安為江南鄒魯邦也家治詩書人蹈仁義既久而風俗不能無少遷易西昌

王伯瞻其志獨出乎衆人之表愛其子鉝自少謹其所
習不使狎溺於流俗擇明師良友諭之輔之而躬行以
先導之盖盡乎教養之方矣鉝能謹謹服膺見諸言行
表裏之間底于有成也王氏父子之良非吾所云今百
之一二見者乎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重所本也
伯瞻賢乎哉鉝今舉進士為監察御史迎伯瞻就養京
師既至不數月伯瞻重老母之養也將還西昌太學生
歐陽昭求余文贈之余欲鄉之為父者皆如伯瞻之善

教其子為子者皆如鉉之敬承賢父之教而有立也於是乎言

送羅子瑄詩序

百圍之木干雲之植不產於衢路之側常叢生於高山深林大谷之間故凡匠氏為室屋求梁柱之材者必去彼而之此若士之惇德厲行負濟世之具者固多出乎孝弟忠信禮義之門故孝弟忠信禮義之門亦為士者之高山深林大谷也而欲得士之用者必於此焉求之

則無有不如其意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既有天下旁求天下材德之士與之共治乃洪武甲戌年山東部使者薦吾邑羅君子瑄其行能可用羅故邑大姓世積厚德篤倫理元之時嘗旌表其家曰孝義君之祖庭芳一門五世聚居共爨蓋常千餘指愉愉然樂也至於君襲先世之遺溫良而寬裕居家善事其親處其兄弟五人極於友愛與鄉人處恂恂然又通練果毅有過於人者此其美非由生於孝

弟忠信禮義之門是以卒不能免於求者之至乎子瑄既入京師試將命於四方上下交稱為能今陛下御極之四年乃援例得請而歸士之知子瑄者皆望其必以所長見於用而不計其遂去而重以為惜者予謂陛下方弘天地之德以洽于天下將使天下無一人不得所願欲豈獨於吾子瑄之意而抑之哉孔子不云乎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子瑄之去歸其鄉益持其所長以化導其比閭族黨之人與其人之子弟使皆勉於孝弟忠

信之行者固陛下之所望也又豈必居位食禄而後為用哉於是士之聞予言者皆躍躍以喜而賦詩送之子瑄請書予之説於簡首以為序

送彭知縣復任序

吾友王詢謨端厚和易慎交與不肯尋常有所稱説今年擢第為庶吉士在翰林與余聚處獨數言其友歸善知縣彭彥賓可以為良吏其言曰彭故廬陵世家彥賓嘗知蕭山縣有恵政蕭山之民至今思之今為歸善三

年矣其政如蕭山其民安之彥賔學通於古今智明於
歷涉其持巳有道愛民有誠也可以為難矣余亦數聞
御史近臣廵治嶺南還説歸善之政皆以為無失業之
民者余以是益信彥賔為不易得時余外凡周以巽方
教諭歸善縣學私竊喜其興學所資有賢大夫為之綱
維居無幾彥賔以考績至京師因詢謨得胥晤彥賔恂
恂焉出言恒依於道殆所謂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乎既
考最將歸詢謨求言送之治民之道養與教而已民有

養則遂有教則善而後庶幾可使也彥賓知愛其民宜無有不遂者然安知不猶有未善者乎民不知善則難於從令難於從令則將有不可制民至於不可制無所不至矣如此欲求名為良吏可得哉夫教固非可以朝夕成也今彥賓還歸善假之歲月盡誠以道之未必無成古之人有言顧力行何如耳彥賓歸見以巽為我謝焉夫邑得賢令又得賢教官學校有不大興者乎學校教之所從出而政之所由成也

送郭知府序

萬安郭士道以仁厚之心明達之才剛毅之氣起科第敭歷中外人皆知其直道而行也永樂二年朝廷下求賢之令大臣薦之擢為順天知府四月初吉告行於素所知者於是各為歌詩以致願祝之意而以首簡屬余序焉余惟士道自行人之職以至今凡經幾歲歷外幾官處跼蹐之地無知己之應言不見信志不得行士道之不遇亦久矣而今幸遭國家太平之運公道著明賢

類皂達於此時得千里之地而為之守遂展其所藴豈非士道之榮遇哉夫順天北京内郡也數年王師舉義北京諸郡之民奔走供給之役而順天尤甚聖天子既罩恩起其萎濡其槁矣而又拳拳簡賢如士道者為之守使其民獲承豈悌之化沐忠愛之德得其所好而去其所惡將無不得其所者此豈獨士道之榮遇蓋亦順天之民之榮遇也且順天北京諸郡之表使號於衆曰順天有賢守而其民泰然相安於温飽無事之地則諸

郡之守雖有不如士道之賢而少知自好者其肯靡然立於下風而不知興起淬礪以致其民皆如順天之民者哉若是者亦士道之行有以及之也勉旃士道請書以贈

送王紀善序

吾友王宜倬昭既拜慶府紀善之命將別其故人衡水雪出都門涉數千里之官于西夏學士解公重鄉郡之好贈之以文矣余與倬昭生同邑方其總角游鄉校時

余已識之愛之忘年與之交至于今豈獨無一言以寫離别之情哉然吾觀倬昭居家孝於親友於兄弟宗族無疏戚皆能盡敬愛居鄉從先生長者游能謹謹執弟子禮處朋友重信義亦不肯茍有所處猶不肯取於利其出而仕也雖局促下位禄入不足自給而其中恒泰然如無不足者乃夙夜益自飭勵若恐有怠其職者倬昭可謂能自持矣方今朝廷隆親親之義咨求端潔之士以充輔導而於倬昭有取焉可謂真知人矣夫人之

處同列也茍其志有不合焉言不能相入道不能相資也况卑之於尊賤之於貴其志有不合焉其不能相入相資加甚矣慶府賢王忠孝性成好賢樂道雖漢東平河間不足過蓋天下所共知也以倬昭所自持若此而往就陪輔之列從容旦夕上之所咨下之所進無非忠孝仁義之懿詩書禮樂之事倬昭其將不因賢王盛德之著亦與有聞於天下者乎倬昭勉之余且為子賀矣雖别固無足道也

送錢士復廣西叅政序

余始至京師識士復於薦紳大夫之座盖相與談論而知其文學時為秋官屬其哀矜惻怛之意見諸設施賛畫亦屢有聞焉後陞安慶知府往來者率謂士復奉法循理有愛民之實脩壊興廢得為治之體其去也民思之雖久不忘又遷江西之廣信其施政得民亦如安慶詩曰愷悌君子士復有焉今陞左叅政廣西為大藩之元佐得以行其志而及於人者亦廣矣夫為郡而治千

里之地其民之情吾耳目易及也進而廣乎十數郡之上董治乎千數百里之地其民之情欲吾耳目咸及之固已難矣而況瀕乎窮山絶谷夷獠之區哉故善為治者必篤近而舉遠遠者舉斯其近無不舉者矣周公論大臣之事亦曰不遐遺盖遠近無或遺而後吾之職可以無愧焉余於士復二十餘年之舊竊顧其所及人者廣也因秋官正董廉恭求贈以文於是乎言

送獨孤郎中致仕詩序

刑部郎中獨孤樂善與予少同邑里同孤貧學成而仕同朝同自守不敢圖苟得於義外若職務叢脞蚤莫恭勤不少閒又屢奉使命道山川萬里之險以效其臣職此樂善所有而予之所無也徒崇扶厚禄旅進而旅退上無裨於國下無益於民以不能逭素飡之譏者此余之所有而樂善所無也樂善少予六歲一旦引疾辭禄而去又余之所素願而未得者也然世之知樂善者方歎其積累仕之貧而遽歸休將奚以為卒歲之計夫士

君子俯仰無作進退有道足以自裕貧非所恤矣亦何必為之私憂過計哉吾惟自念今老病日加不能自奮幸蒙恩罷歸當與樂善藜杖椶笠日消揺龍洲鷗渚之間採芳酌清望南山之白雲而歌考槃之詩一切壓慮不得以干其靈臺丹府以為遲莫之適也樂善其俟我快閣之上玉堂學士大夫重樂善之歸取韋蘇州詩分韻作詩送之故書余說為之序

東里續集卷八